

XIFENGYICONG

西风译丛  
历史的观念

历史的观念

〔英〕P. G. 柯林伍德 著  
尹锐 方红 任晓晋 译

过阅读的生活

历史就是思想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

P. G. COLLINGWOOD

历史  
的观念

西风译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英」柯林伍德著  
尹锐方红任晓普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观念/(英)柯林伍德著;尹锐,方红,任晓晋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2  
(西风译丛.第4辑)  
ISBN 978-7-80206-522-2  
I. 历… II. ①柯…②尹…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063 号

书 名:历史的观念

---

著 者:(英)柯林伍德  
译 者:尹 锐 方 红 任晓晋

---

责任编辑:徐 晓 赵馥琼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6706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29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522-2  
定 价:17.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 序

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889年生于英国兰开郡的科尼斯顿,1943年卒于该地。他1908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12年起牛津大学导师,后应征入伍,一战结束后返学术领域。早年的主要学术活动在纯哲学方面,后转入历史哲学。1935至1941年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与罗马史。他的思想对20世纪西方的历史理论以及艺术理论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1925)、《形而上学论》(1940)、《新利维坦》(1942)、《自然的观念》(1945)和死后出版的《历史的观念》(1946)。其中《历史的观念》被西方学者赞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在哲学思想上,柯林伍德基本继承了19世纪英国唯心主义与20世纪大陆新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反对当时牛津流行的实在论,认为实在论把对实在的研究转化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最终只问命题的用法而不问它的意义。他提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实在,实在既包括被认识的事实,又包括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他认为,要了解一个命题的意

义,就必须了解所提的问题;命题是对问题的答案,哲学就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问与答二者的结合构成认识,或他所谓的“问答哲学”。在他看来,真假并不属于命题本身,即他所谓的“命题逻辑”,而仅属于包括问题与答案两者在内的那个综合体,即他所谓的“问答逻辑”。他认为,一个命题之为真为假,有意义或无意义,取决于它所回答的是什么问题,而命题本身无所谓真或假、有意义或无意义。

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观点受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影响,反对19世纪以来历史朝自然科学看齐的倾向,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历史则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的证据不是证词,而是古人的思想方式,它们同时也是今天的思想方式的组成部分。他还指出,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历史的观念》全书按照其内在的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柯林伍德详细解释了历史哲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对于历史哲学的尝试。他开宗明义提到自己的观点,“哲学是具有反思性的”,历史哲学亦如此,并将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观点与黑格尔、伏尔泰等人的观点作比较,他指出:“对于哲学家而言,需要关注的事实不是过去本身(像对于历史学家那样),也不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像对于心理学家那样),而是它们二者所处的相互关联”,他试图把哲学和历史哲学顺理成章地联系起来。随后,柯林伍德又站在自己立场上阐述了他对于历史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观的理解,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观点并再次强调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在第三节中他明确告诉读者,他将在其后的第一至四章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例证考据,以便更有力地论证自己在引言部分所提出的观点。

第二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四章的主体部分,由“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基督教的影响”、“科学历史的开端”、“科学历史学”四章组成。这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柯林伍德引经据典,以历史上的著名代表人物为例,并且兼顾地域的分布,试图证明他所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概念。他没有简单地堆砌史实和罗列历史人物,也没有单调地评论和说教,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他们进行柯林伍德式的点评。他笔锋犀利,言辞睿智,字里行间中闪烁着思想家的光辉。涉及的人物从希罗多德到修西得底斯、波里比乌斯,李维和塔西佗,再从笛卡尔到维柯、康德和黑格尔;地区则从古代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一部分里读者既能了解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过程,又能思想从柯林伍德的议论中感受他赋予历史的新的意义。

第三部分则是第五章“后论”,在经过了第一至第四章论据与论证的精彩展示,柯林伍德自然而然地在这部分中得出结论,并由此完成其思想理论的完整论述。他提出了人性在人类历史发展所承载的精神本质,严肃批评了剪刀加浆糊历史学、剪贴历史学、史料加几句史学家诠释的错误态度和观点。他对具体历史问题与历史题材问题的论证的论据,史料与史学,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论证,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要求历史学家“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道过去的事实,而且要知道自己怎样认识和理解过去的事实,以及史实背后的思想。

柯林伍德的局限之处在于:他夸大了心灵事实和自然事实之间的区别,既不承认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继续,更无视历史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思想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包含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对于深入认识人类历史及其发展有重要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柯林伍德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思想史的观点,从本质上讲他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在任何情况下,思想都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最主要内容,更不可能引申出思想就是

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柯林伍德完全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决定力量。思想史可以是历史范畴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决定历史发展的充分条件。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至少不仅是当事人有意识的思想的表现,再者,思想的重演有无可能真实或是虚假,能否真正做到,纯粹的是很难作到的;更何况思想只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凭知觉去直接经验,只能靠推论;但是推论就不算重演,而且还有可能错误。

我们如今读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不是因为他在历史哲学与历史方面的造诣在后人看来有多么的不可逾越,而是因为他在面对自己所感兴趣的哲学与历史问题所作的独立思考与不懈探索,以及他对学问孜孜不倦,勤于问答的学术精神。柯林伍德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在父亲的指导下,他4岁就开始学习拉丁文,6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兴趣爱好广泛,同时还涉猎了各种自然科学图书,从地质学、天文学到物理学,不一而足。他深受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浸润,深厚而渊博的人文知识使得他在面对欧洲哲学历史这一宏大的话题时,能够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同时又显得游刃有余、轻松自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柯林伍德严谨的治学态度,稳健的学术风格,一丝不苟的论证说理,还有他对于“剪刀加浆糊”式研究方法的严厉批评,对于当今的学人来说,无不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尹锐、方红、任晓晋负责完成。陈碧兰同学承担了部分章节的打字、校对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另外,由于出版篇幅所限,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在保留原著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对部分章节的内容进行了删节,特此说明。译者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水平所限,加上时间紧迫,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7年9月17日



■

■

【译序】

(001)

■

【引言】

(001)

历史哲学

(002)

历史的本质、对象、方法和价值

(007)

第一至第四部分的问题

(010)

■

【第一章】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013)

神权的历史和神话

(014)

希罗多德开创的科学历史

(015)

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

(018)

希腊观念中历史的本质和价值

(020)



希腊的历史方法与它的局限之处

(022)

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

(025)

希腊化的时期

(027)

波里比乌斯

(030)

李维和塔西

(033)

希腊罗马编纂学的特点

(037)

■

## 【第二章】

基督教的影响

(041)

基督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042)

基督教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045)

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

(046)

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

(049)

笛卡尔

(050)

笛卡尔派的历史编纂学

(053)

反笛卡尔主义

(055)

启蒙运动

(064)

人性的科学

(068)

■

【第三章】

科学历史的开端

(071)

浪漫主义

(072)

赫德尔

(074)

康德

(076)

席勒

(082)

费希特

(083)

谢林

(086)

黑格尔

(088)

黑格尔和马克思

(095)

实证主义

(099)

【第四章】

科学的历史

(105)

英国

(106)

德国

(121)

法国

(133)

意大利

(141)

■

【第五章】

后 论

(157)

人性与人类历史

(158)

历史的想象

(180)

历史证据

(195)

作为过去经验的重建的历史学

(219)

历史的题材

(234)

历史与自由

(244)

历史思维中创造的进步

(249)

■

■

■

.....  
引 言

■

■

■



## 历史哲学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哲学的书。“历史哲学”是由伏尔泰在 18 世纪所发明的，借该词他想表达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的或科学的历史，一种历史学家为自己所设定的历史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重复他在故纸堆里找到的任何故事。在 18 世纪末，黑格尔和其他作家也用过同样的词，但他们赋予这个词不同的意味，并且认为它只是简单地指普通历史或世界史。19 世纪的一些实证主义者们发现了这个词的第三种用法，对他们而言，历史哲学就是发现支配事件发生过程的一般法则，而历史的职责原本就是来复述这些事件。

伏尔泰和黑格尔强加在历史哲学家身上的任务，可以由历史本身来执行。实证主义者试图通过历史得到的，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就好比是气象学。在以上各例中，历史哲学是一种哲学的概念，正是它支配了历史哲学家概念本身。在伏尔泰看来，哲学意味着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在黑格尔看来，它意味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对于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而言，它意味着发现统一的法则。

我对于“历史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不同于上述所有例子，为了解释我是如何理解它的，我首先来说说我的哲学概念。

哲学是具有反思性的。哲学化的头脑从不会只想到一个对象；在想到任何对象之时，它总会产生自己对于此对象的想法，这样哲学也可以被称为二级思维，即关于思维的思维。比如说，在天文学上，发现地球和太阳间的距离是思维在第一级上的任务；而在发现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的同时，探究我们所正在做的是什，则是思维在第二级上的任务，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科学的理论或逻辑。

这并不是说哲学就是思想的科学，或者心理学。心理学是第一级的思维，它对待思想就像生物学家对待生命一样。心理学处理的不是思想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它直接面对思想，仿佛思想和对象是分离的，作为某种特别现象，它只是发生在世上，供人就事论事一番而已。哲学关心的不是思想本身，一直以来，它所关注的是思想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对于对象和思想同样关心。

哲学和心理学的这种区别可以通过这些学科对于历史思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阐明。而这种涉及特种现象的特别思维，我们会暂时性地把它定义为过去。心理学家也许会对历史思维感兴趣；他也许会认为，像艺术家一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群构建想象世界的人，因为他们是如此神经兮兮，无法有效地活在或在真实的世界之中。但是，与艺术家不同，他们把这个想象的世界投射到过去，因为他们把神经兮兮的源由和他们自己的童年往事联系在一起。他们总在回忆过去，并试图以追忆过去来解除自己的神经兮兮，然而却徒劳无获。这样的分析可以以细节的方式继续深入下去，用以说明历史学家对于诸如恺撒这样的统帅的兴趣，表现出对于自己父亲的幼稚态度，如此这般。我并不是在暗示这样的分析是在浪费时间。我描述这一典型例子，只是为了指出，它将注意力过分地放在就原始的主-客体关系而言的主体之上罢了。它注意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而不是它的对象即过去。这番对于历史思维的心理分析，即使是在没有诸如过去之类的事物时，也会完全相同，即使恺撒只是个虚构的任务，即使历史本身不是知识而是单纯的想象。

对于哲学家而言，需要关注的事实不是过去本身（像对于历史学家那样），也不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像对于心理学家那样），而是它们二者所处的相互关联。和它的对象发生关联的思想不仅是思想而且是知识；所以，对心理学家而言只是思想的理论，从任何对象中抽离出的思想活动的理论，对哲学家而言却是知识的理论。心理学家问自己：历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而哲学家问自己：历史学家是如何知道的？他们又是如何了解过去的？反过来说，把过去作为

事物本身来理解，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职责了。例如说多少年前如此这般的事件确实发生过。哲学家所关注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的已知事物，他不是去问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时何地发生，而是问是什么使得历史学家有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它们究竟是什么。

因此哲学家就不得不考虑到历史学家的头脑，但是这样做他并不是在复制心理学家的工作：对他来说，历史学家的思想不是思想现象的一个复合物，而是一个知识的体系。他也要考虑过去，但不是复制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对他而言，过去不是一系列事件而是一个已知事物的体系。这样也许会有人说，就他所考虑的历史的主观层面来说，哲学家不过是个认识论家；就客观层面来说，他不过是个形而上学家。但这样说就是暗示，他工作的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可以被分开来对待，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哲学无法把认识事物的学问和已知事物的学问分隔开来。这种不可能性直接来自哲学是二级思维的观点。

如果这就是哲学思维的一般特性的话，那么当我在“哲学”之前加上“历史”使之成为一个术语时，又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哲学与普通哲学以及其他任何哲学的不同之处何在？它在何种意义上如此特殊？尽管有些不确定，一般都认为在哲学这个整体内也有区分，多数人把逻辑或知识理论和伦理学或行为理论相区别，虽然作此区分的多数人也会同意，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行为，而这种被伦理学所研究的行为就是（或至少涉及）某些种类的认识。逻辑学家研究的思想是一种旨在发现真理的思想，因此是为某个目的而进行活动的例子，这些都是伦理学的概念。道德哲学家所研究的行为是一种基于知识或信念的行为，关系到什么是对是错，而知识或信念是一种认识论的概念。所以，尽管它们有区别，逻辑和伦理学确实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如果真有一种哲学历史的话，那么它和其它特别的哲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和这两者一样密不可分。

我们接着要问，为什么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一门特殊的研究课题，

而不应并入一般的知识理论。在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地思考问题了；但面对我们很容易就完成的事情我们很少会做出反思。正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才会迫使我们有意识地去努力克服它们。因此，作为自我意识，有组织有科学的发展，哲学的题材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时间内，人们所发现的特殊困难的特殊问题。要考虑任何特定人群在他们历史的任何特定时期享有盛名的哲学论题，就要去发现，他们感受到的正在唤起他们全部思想精力的特殊问题的表征。那些边缘的或次要的论题只会表明他们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困难。

现在，我们的哲学传统可以一路回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在那时思想的特殊问题是数学为基础的任务。所以希腊哲学家把数学放在了它的图景的中央；当它讨论知识理论时，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数学知识的理论来理解它。

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历史上曾有过两个伟大的建设性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问题涉及的是神学，于是哲学的问题来自对神学的反思和有关上帝和人生的关系问题。从16世纪到19世纪，思想主要致力于关注为自然科学打下根基，于是哲学的主要课题就变成了它们的关系问题：人类思想作为主体与它周遭空间的自然世界中的事物作为客体的关系。当然在整个这一时期，人们也在历史地思考，但他们的历史思想却总是相对较简单甚至是基础的，它无法提出任何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从不会被迫反思自我。但是在18世纪，正如他们已经学会批判性地思考外在世界，人们开始评判性地思考历史，因为历史开始被认为是思想的特殊形式，不太像是数学、神学或科学。

这种反思的结果便是：假定数学或神学或科学，或者三者一起，便能穷尽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问题、并在此假定上产生一种知识理论，已不再能够另人满意了。过去由特定时空里的不再发生的事件组成，数学思维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数学所理解的对象在时空上并没有特殊的位置，正是由于缺乏特殊的时空位置，使得这些对象可以被认



知。神学思维也无法理解过去，因为这种思维的对象是单一的、无限的个体，而历史事件却是有限的、多元的。科学思维同样也无法理解过去，因为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并以我们的实际感知为例证，才会被认为是正确的。过去已经消失了，我们关于它们的观念永远也无法像证明科学假设一样来证明它。因此，用以表达数学、神学和科学知识理论的知识理论，并未触及到历史知识的特殊问题，而且如果它们为自己提供完整的知识表达的话，它们实际上在暗示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历史知识不通过遇到特殊的困难并发明特殊的技术去面对，继而不会把自己强加于哲学家的意识之上，这个都无关紧要，但当那确实发生的时候，大致地讲是在 19 世纪，情形便是流行的知识理论都朝着特殊科学问题发展，并继承以数学和神学为基础的传统，而四处蓬勃发展的这种新的历史技术，却不被重视。所以，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它的任务是研究这一新问题或这一组问题，这些因有组织、系统化的历史研究的存在而产生的哲学问题。这种新的探索也许可以为历史哲学这一称号正名，本书也正是为了这一探索而写的。

这探究的进行过程中有两个阶段值得期待。首先，历史哲学必须被设计出来，不是在毫不渗水的密封舱内，因为在哲学上并不存在密封舱，而是在相对隔绝的条件下，被认为是对特殊问题的特殊研究。这个问题要求特别对待，因为传统的哲学不对它，而它要求被隔绝是因为一般规则认为，没有被哲学肯定的东西肯定会被哲学否定，因此传统的哲学一直都在暗示，历史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历史哲学必须对它们置之不理，直到它能够独立地证明，历史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第二阶段要建立起这一新的哲学分支和老的传统哲学说之间的联系。对于哲学观念的整体而言，任何的补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已存在的一切。建立一门新的哲学科学，就必须修改所有旧的哲学科学。举个例子，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由对它的反思而产生的哲学理论的建立，由于对三段论逻辑产生广泛的不满，用笛卡尔和培根的新方法替代，从而反作用于已经建立的逻